

計畫名稱：《白虎通》與東漢圖讖關係探論
計畫編號：NSC 88-2411-H-032-005-
執行期限：87/08/01 ~ 88/07/31
主持人：黃復山 執行機構：私立淡江大學中文系
E'MAIL：hxf@mail.tku.edu.tw

一、中文摘要

《白虎通》源自東漢章帝建初四年(79A.D.)之白虎觀議論中，所考詳五經異同。由於距離光武帝宣布之「圖讖八十一卷」(56A.D.)僅24載，是以學者秦半認為解經內容頗多取自圖讖。本計畫即針對《白虎通》與圖讖關係作具體之比較。發現圖讖解經部分，頗多取材自西漢今文經解通義，因而與著重今文經之《白虎通》多有雷同之處，致令後人誤斷《白虎通》多取材於圖讖。

關鍵詞：白虎通、圖讖、經讖、符命。

二、計畫緣由與目的

《白虎通》乃東漢經學通義之纂集，其內容傾向與經解依據，關係後世對東漢經學之論定，例如大陸學者多半認為其與「讖緯神學」有密切關係。惟《白虎通》與東漢「圖讖」之關係，向來有兩種迥異之看法：一由文意上推論，認為《白虎通》90%之內容出自讖緯；一則依《白虎通》引用經書與讖緯之比例為17:1，謂二者關係疏遠。此類南轅北轍之論斷，使得讖緯在《白虎通》（或類同於東漢經學）上之影響，產生截然不同之論斷。其真象亦令研究者困擾，實應就文獻及史實作深入之探討，以還本真，裨後世依據《白虎通》而論述東漢經學與讖緯之關係時，有一明確依準。

三、結果與討論

以下分別就斟酌、二者關係、歷代流傳等五項，作一具體討論。

壹、《白虎通》之斟酌：

- (1)陳立《疏證》雖詳，仍有未盡周全者，廣蒐歷代類書及經史注疏如《五行大義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隋書》、《後漢書注》、《十三經注疏》等文獻，有助於斟酌。
- 1.《五行大義·論七政》引《白虎通》云：「日徑千里，圍三千里，下於天七千里」，而《白虎通·日月》今僅存「日月徑皆千里」6字，當據以增補。
 - 2.《五行大義·論相剋》引《白虎通》云：「君不可為臣。火煎水為湯者，不改其形，但變其名也；水滅火為炭者，形名俱盡也，亦如君被廢而不存，臣有罪而退職也。」「火煎……職也」一段，今本《白虎通·五行》缺錄，可據

以補正。

- 3.《白虎通·災變》「雩祭求雨，苟虛也，助陽責下，求陰之道也。」「苟虛也」似取負面之認定，而《後漢書·律歷志注》引作「非虛言也」，則採正面之肯定，二說不同，當據以更正。
- 4.《隋書·禮儀志七》言：隋初開皇中，虞世基奏議服制之禮，文帝可之，依《白虎通》言，製為天子朱紵。引文有「加龍章山火，以備三代之法也」，為陳立本所無，可據以補足。
- 5.大德本《白虎通·姓名》謂殷人「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」，陳立本作「于臣民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」，謂「臣民」、「民臣」皆可以名子，與殷代史實不符，《太平御覽·姓名》引《白虎通》作「名臣」，則知原文之義，殆謂能名子者僅限於國家之重臣也。
- 6.陳立本《白虎通·五刑》云：「設刑罰者，明有所懼也。《傳》曰：『三皇無文，五帝畫象，三王明刑，應世以五。』五刑者，五常之鞭策也。」「傳曰」以下，諸本未見逐錄（如元大德本、明程榮《漢魏叢書》本、百卷本《說郛》本），陳立亦未言其出處，詳考《太平御覽·刑法部》兩引《白虎通》其文，皆作「《傳》曰：『三王肉刑，應世以立。』刑者，五帝之鞭策」，可知陳立本「明刑」當作「肉刑」；「五常」為「五帝」之誤。皆當據以校正。
- 7.《孝經·士章》邢昺《疏》引《白虎通》曰：「二者，事也；任事之稱也。故《禮辨名記》曰：『士者，任事之稱也。』」今傳諸本皆缺《禮辨名記》引文，當據以增補。
- 8.《孝經·喪親章》邢昺《疏》引《白虎通》云：「棺之言完，宜完密也。槨之言廓，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。」可校覈《白虎通·崩葬》「論棺槨厚薄之制」文句。
- 9.《唐類函·人部·諫》引《白虎通》曰：「孔子曰：『諫有五，吾從於諷。』諷也者，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，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，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，冀有所悟，以遷於善也。」其中「諷也者……善也」，不見於今本《白虎通》中，可據以補足。

(2) 陳立《疏證》本斷句問題

1. 陳立本《白虎通·諡》：「古者質，生死同稱，各持行，合而言之。」其下加300餘字注文後，再續原文「美者在上，黃帝始制法度，得道之中……」。然而此文斷句實應以「合而言之，美者在上」為句，以合言「黃帝」，「黃」為美稱，故居上字。「黃帝始制」則為下段諡「黃」之說明。陳立斷句有誤，應作校改。
2. 陳立本《白虎通·喪服》「天子為諸侯。天子、諸侯絕期」，陳立謂上句有脫文，然而考《北堂書鈔·喪服》「天子絕朞」引《白虎通》云：「天子為諸侯絕朞」，大德本與《書鈔》同。此節上文敘述「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」，此處則論「天子為諸侯絕朞」之事，可證陳立本衍增「天子、諸侯」四字，「朞」又誤作「期」，致使文義難通，點校者亦無從句讀，若據《書鈔》是正之，則文義曉然矣。
3. 陳立本《白虎通·諫諍》「左輔主脩政，刺不法；右弼主糾，亂周言失傾；前疑主紕度定德經；後承主匡正常，考變失」，大德本此段亦不平順，陳立以為「前疑…變失」三句，「文義不屬，似有訛脫」。然而四人職責及行文對仗觀之，此段言輔弼等職，皆三字一語，當作「主脩政，刺不法」「主糾害，言失傾」「主紕度，定德經」「主匡常，考變失」，文句井然，並無漏斂。
4. 杜佑《通典·禮64》引《白虎通》曰：「卿大夫老歸有諡……諡也。《士冠禮》『生無爵，死無諡』，卿大夫有爵故有諡，士無爵故無諡。」諸本《白虎通·諡》皆缺「《士冠禮》……無諡」一節，陳立《疏證》乃謂「《通典·禮》六十四引此節……疑亦《白虎通》之佚文也」，而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《通典》，亦將此段視作《白虎通》文句。實則《白虎通》引文當在「諡也」絕句。蓋依《白虎通》引書體例，引《儀禮》者必作「○○經」(27條)，引大小戴禮者或無「記」名、或作「○○記」(34條)，《白虎通》凡引「《士冠經》」10條，絕無作「《士冠禮》」者；且《白虎通·諡》起段除引「《士冠經》曰：『死而諡今也。』」，又引「《禮·郊特牲》曰：『古者生無爵，死無諡。』此言生有爵，死當有諡也」，考《白虎通》引書體例，絕未見同一節目之相同文義，典出不同篇章者；且此節「諡也」之下，更新起一節，問答「夫人無諡者，何？無爵，故無諡」，顯然已視為收束語矣。可知《通典》「《士冠禮》」以下，並非《白虎通》文句也。

(3) 引書體例：除上言《白虎通》引《儀禮》必作「○○經」外，尚有數例，亦關係判別讖緯與否之問題。

1. 黃彰建《〈白虎通〉與古文經學》、鍾肇鵬《讖緯論略》皆舉例以證「《白虎通》引書，即多先引讖緯，而後引經典」。此言若是，則《白虎通》每節目首段之行文，若與讖語相類，皆可認定其屬讖緯矣。然而細覈其詳，實不如此。今取《白虎通》明引讖篇32條為例，其中17條為單獨引文，未復引其它經籍，無法作先後之論斷。其餘15條中，8條先引讖、再引它書；7條則先引它書，再引讖篇，如〈社稷〉依次引《月令》、《援神契》，〈誅伐〉引《尚書大傳》、《春秋讖》，〈姓名〉引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、「或曰」、《刑德放》。可見實不能以先引何書，作為讖緯是否重要之依據。
2. 《白虎通》引書體例，引《大戴禮》皆加「禮」於篇名前，如「禮三朝記、禮保傳記」，與引小戴《禮記》有加、有不加者不同，循此例亦可分辨所引文句屬於何《記》。如《白虎通·聖人》引《禮·別名記》「百人曰俊，千人曰英」，見於《詩·魏風·汾沮如正義》引《大戴禮·辨名記》「千人為英」；引《禮記·諡法》，陳疏云逸禮，今見《周書·諡法》，未嘗亡佚也，而《北堂書鈔·諡》則引《大戴禮·諡禮》，可證其實。是以《白虎通》所引「○○記」之文句若似讖緯者，並非取自讖文也。
3. 《白虎通》七引《王度記》，皆未言何書，劉向《別錄》曾謂《王度記》「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」，然而孔穎達《禮記·曲禮疏》引《大戴禮·王度記》「三諫」，與《白虎通》所引相同，而文字足供參校。可證《白虎通》所引《王度記》雖有與讖文相似者（如論玉、諸侯取九女等），當仍是東漢可見之《大戴禮》其中一篇也。
4. 《白虎通》引《春秋傳》54次，僅有3次不見於《公羊》、《穀梁傳》，〈社稷〉引《春秋傳》言五方社之土色，出自西漢通義，《韓詩外傳》已先言及；〈禮樂〉引《春秋傳》「曷為不修乎近，而修乎遠？同已也。可因先以太平也」；〈聖人〉引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湯以盛德，故放桀。」文義近似〈三軍〉所引《禮》曰：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時也。」是以《春秋傳》或與讖文相似者，亦原出西漢經義而非讖緯也。

(4) 《白虎通》傳抄致誤問題

1. 《白虎通》僅存輯本，謄舛固多，且多有刪節

之處，除上文所述「斷句致誤」外，抄錄省減所造成版本字句之差異，亦使今日考察《白虎通》內文憑添困擾。如《通典·禮53》引《白虎通》，其中「《春秋傳》：公會王世子」一文，《白虎通·爵》所引書名省作《春秋》；《白虎通·誅伐》：「冬至所以休兵…成萬物也。故《孝經》曰：『夏至陰氣始動，冬至陽氣始萌。』」唐劉昭《後漢書·禮儀志注》引此節，刪除《孝經》三字。

2. 大德本<崩葬>「丁領大度曰」，陳立本刪此五字，然而劉師培《糾補》謂：「『于(丁)領』必『千領』之訛……《管子·兵法篇》所引有《大度》之書，則《大度》為古書名，此下所引，或出彼篇……未可輕刪也」。又，大德本<封公侯>引書名「《春秋經》曰齊無知殺其君」祇一見，實即莊公8年「《春秋經》」；又於<王者不臣>引「《春秋世紀》，季姜歸于京師」亦一見，實即桓9年《春秋經》文。是皆可證，《白虎通》所引書名實多舛謬也。
3. 再者，<社稷>「其壇大如何？《春秋文義》曰：「天子之社稷廣五丈，諸侯半之。」與《太平御覽·社稷》引「《尚書逸篇》曰：天子社廣五丈，諸侯半之。」文句相同而篇名有異；劉昭《後漢書·祭祀志注》亦引此段作：「《白虎通》曰：『《春秋文義》：天子社廣五丈，諸侯半之。』」李賢《光武帝紀注》則引作：「《白虎通》曰：『天子之壇方五丈，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。』」二人詳略不同，後者即書名亦省略矣。覈以杜佑《通典·禮5》引「《春秋文義》曰：『天子社壇，博五丈，諸侯半之。』」可知此本東漢存世之書，唐代確作《春秋文義》，王文錦《通典》，乃疑為「崔靈恩《春秋立義》之形訛」，顯然誤置時代先後也。惟循上言《白虎通》引書之謬舛例，此處《春秋文義》，似亦當作《春秋傳》而屬傳抄致謬者，且其文義又見《尚書逸篇》，則其說解亦屬漢代之通義也。

貳、《白虎通》與讖緯關係探論：

(1) 漢代之原本有錄，今本已缺之引讖篇文

1. 《御覽·封建部》引《白虎通·爵》一段，含有「《禮含文嘉》、《王制》、《孝經援神契》」三篇引文，而大德本及陳立本皆缺《孝經援神契》，歷來無人言及，應作糾補。如是，則《白虎通》明引讖文篇名之數，將由31條(周德良《白虎通讖緯思想之歷史研究》)增為32條矣。

2. 元大德本、明程榮本於<姓名>皆缺引《刑德放》一條，依《太平御覽·姓》引《白虎通》此段全文可予補足。

(2) 斷句異同，影響讖文之輯錄

1. 《白虎通·性情》引《樂動聲儀》一段391字，而陳立本不明讖緯原有長篇行文之體例，僅取前8字為讖文，再以「右論五性六情」之章節名目，區隔其下383字為《白虎通》行文。惟覈以《五行大義·配臧府》所引《元命苞》，可知此383字實即讖文無疑。由歷代文獻考輯，讖文有一條長逾1000字、800字、500字者不在少數，此處亦當如是。

2. 元大德本《白虎通·辟雍》言及帝王之師，先引《論語讖》「五帝立師，三王制之」八字，再述「傳曰黃帝師力牧」等十一位君王聖賢之師59字，而陳立本缺「傳曰…力牧」7字，則將其下十師52字皆視作《論語讖》文。元明以降，版本或即有異，是以明孫穀《古微書》乃輯全段皆作《論語比考讖》佚文，並不正確。

(2) 緯書輯本誤收《白虎通》行文為讖文

1. 《白虎通》引「《傳》曰」30條、「《禮說》」2條，屬西漢經義，並非讖文。其「《傳》曰」30條中，12條為《公羊傳》文句無誤；13條或屬《禮記》、《尚書大傳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魯詩傳》、《說苑》、《五行傳》，或屬不見於今文獻之西漢經解通義，皆與讖緯無關、尚餘5條文意與緯書輯本之讖文相類。然而詳作考覈，此5條除<嫁娶>「陽倡陰和」與《易乾鑿度》相同外，其餘4條皆屬西漢通說，早在光武帝圖讖產生之前即已存在，吾已發表《白虎通》引讖說原舛論略>析論其事。如<五經>「《尚書》篇數」，與《書緯》相似，而趙在翰輯為《尚書璇璣鈴》佚文；<辟雍>「帝王之師」本非讖文，而孫穀《古微書》輯入《論語比考讖》中；<聖人>「聖人異表」與《春秋演孔圖》、《禮含文嘉》相類，然而《淮南子·脩務》已有此說矣；<攷黜>「九錫」雖與《禮含文嘉》相類，而襲自《韓詩外傳》。

2. <日月>引「《刑德放》曰：『日月東行。』日行遲，月行疾，何？君舒臣勞也。日日行一度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。」《刑德放》論「日月右行」，「日行遲」以下乃「日月運行遲速」，二句並非一事。迄至明代中葉，尚無文獻視「日行遲」云云為讖文者，而孫穀《古微書》、殷元正《七緯》乃分別將之輯入

《尚書考靈曜》與《刑德放》，趙在翰《七緯》、喬松年《緯攷》皆言已論其所輯失實。

(3) 讖緯佚文可校正《白虎通》

1. 陳立本《白虎通·日月》「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，至朔旦受符復行」，百卷本《說郛》引《白虎通》已是如此，《古微書·孝經援神契》增「於日」二字，作「二八十六日，轉而歸功於日，晦至朔旦，受符復行」，則文義曉然。依《白虎通·五行》謂臣歸功於君者，法「歸明於日」也，可證其實。
2. 《白虎通·鄉射》論養老之義「兄事五更，寵接禮交加，客謙敬順貌也」，略不知所云，而《孝經援神契》作「事五更，寵以度，接禮交容，謙恭順貌」，文意較為明白。

(4) 《白虎通》與讖緯解義不同：

1. 《白虎通·五行》云：「臣有功，歸功於君。」以君為重，然而《尚書中候·運期》「歸功於舜，將以天下禪之」，《河圖祿運法》「堯將歸功於舜，乃齋戒於河洛」，皆明言堯歸功於舜，是以臣為重也，二說顯然不同。
2. 《白虎通·五行》謂：「朋友何法？法水合流相承也。」以「水」為法，而《樂稽羅嘉》則云：「朋友之信生於土。」以「土」為意，二說並不相同。
3. 五帝說不同。白虎觀與會之學者賈逵，認為《左傳》優於五經之處，在於以「少昊」接續「黃帝」，可令堯及劉漢皆屬「火德王天下」，孔穎達《禮記·祭法正義》引《春秋命曆序》，亦以「大庭氏--黃帝--少昊--顓頊--帝嚳」為順序。然而《白虎通·禮樂》言五帝之樂、〈號〉兩度言及五帝稱號，凡三次皆取「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，五帝也」為序，而〈聖人〉引《傳》言諸帝異貌，依次為「伏羲、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」，亦未取用賈逵「少昊為五帝」之說辭。可知「五帝」之認定，《白虎通》與讖說相異。

參、《白虎通》與讖緯內容關係之討論

- (1) 經義方面：《易緯》中，象數《易》之四正、爻辰消息、六日七分、九疋說等，《春秋緯》所言之之《春秋》書名釋義、絕筆於獲麟、三科九旨、五始、五石、六鷁等，《詩緯》之四始、五際、六情，《尚書緯》之日月九道、帝王感生，《孝經緯》之獲麟吐圖等習見之議題，皆不見於《白虎通》。

(2) 讖緯著墨最多之「風霜雨露虹霓」等天象陰陽

災異之變，日、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以及雜星之食侵凌越色澤等占驗預兆，24節氣與政令關係，風習、樂理、地域與天象分野之配屬關係，《山海經》等神話地理傳說、諸神姓名，《河》《洛》七九摘亡等方士讖言，亦未見錄於《白虎通》之中。

- (3) 依陳立《疏證》為據，《白虎通》所言不見於讖緯者，於全書308目中，竟有228目之說解，概無讖緯之踪跡，如〈爵〉10目中「太子、婦人、天子即位」等7目，〈諡〉8目全數，〈五祀〉4目中「五祀」等3目，〈社稷〉13目中「誠社、社稷名義」等10目，〈禮樂〉11目中「佾數、佾食、通論異說」等8目，……所言文義既與「緯書輯本」收錄佚文不同，也未見陳立《疏證》引讖緯作為旁證。

- (4) 雖則今傳《白虎通》已有殘缺，並非全豹，然而就所存者觀之，其與81卷圖讖之關聯多在解經方面——即「經讖」部分，此外之其餘圖讖主題，二者關係不夠密切，乃無庸置疑者。

肆、《白虎通》之傳流價值

魏晉以降史書所用《白虎通》多在禮制之依據，少涉及《白虎通》之讖緯部分。

- (1) 明堂制度乃漢儀大事，《春秋合誠圖》、《孝經援神契》、《禮含文嘉》皆有所論，《白虎通·梓雍》亦有142字論之，文義與《禮含文嘉》相類，惟後世乃皆祇依《白虎通》為據，如《北史》載：北魏封軌論明堂制度，引《呂氏·月令》、大戴之《禮》、《黃圖》、《白虎通》，蔡邕、應劭等說辭，無緯書一言；隋初緯書尚存，而《隋史》載宇文愷〈明堂議表〉引《禮圖》、《黃圖》，字句與《白虎通》相同而異於《禮含文嘉》；《宋史·儒林傳二》載：北宋初，李覯言明堂制度，不用《禮含文嘉》而用《周禮》、《大戴》、《白虎通》，並謂「非《白虎通》亦無以知窗闔之制」，可知緯書未受青睞。

- (2) 《白虎通·郊祀》於「三王祭天，一用夏正」句下：引《易乾鑿度》云「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」。而《南齊書·禮志》言及郊祀，只作「《白虎通》云：『三王祭天，一用夏正。』」，不取《白虎通》所引《乾鑿度》文句。

- (3) 《梁書》載：許懋認為鄭玄注「巡狩」，而引《孝經鉤命決》封禪義為證，並不正確，是「緯書之曲說，非正經之通義」也，因而引《白虎通·封禪》文證成之，可知許懋認為《白虎

通》與讖文說解不同。以此可證，六朝以下，學者重視《白虎通》者，不在其所引之讖文，而在其所包藏之經義也。

- (4)《白虎通》與讖緯之關係，歷代未見著墨，孫穀撰《古微書》嘗引《白虎通》16條為注文，清代諸家緯書輯本略有摘自《白虎通》者，《四庫總目》謂是書：「徵引六經傳記而外，涉及緯讖，乃東漢習尚使然。」皆未言其書引經、引讖之輕重。迄自至嘉慶間，莊述祖《白虎通義攷序》始謂其書：「傳以讖記，援緯證經……論郊祀、社稷、靈臺、明堂、封禪，悉彙括緯候，兼綜圖書。」而道光末，陳立撰《白虎通疏證》，頗引讖緯以為說解。學者或見《疏證》盈乎讖文，是以始論《白虎通》與讖緯關係密切，實屬誤判也。

伍、綜合討論

(1)《白虎通》類似讖文之討論（數量方面）

1. 以大德本、陳立《疏證》本及《太平御覽》所補，比對緯書輯本之佚文，考知《白虎通》引讖有篇名者凡7種、32條，引用其它典籍解經義者約為574條次；陳立《疏證》引讖文以證成經義者約計342條次（不乏重複引文），引其它典籍者則逾7000條次以上。可見原書及《疏證》「引書、引讖」比例，無論以32:574抑342:7000算計，皆差異懸殊。是則以量而言，《白虎通》引讖並不頻繁，確信二者之關係並不重要。
2. 至於所引文句類似讖緯者，於《白虎通》308目中，多集中於「爵、號、社稷、禮樂、五行、三正、性情、姓名、日月、崩薨…」等篇80目、約110條中，其餘228目則未見讖文踪影。所引約110條中，除明引篇名32條外，尚有約78條未引篇名而文句類似讖緯者。惟東漢讖文原本即多內容複見之情況，如《白虎通·郊祀》引《易乾鑿度》「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」，而《易坤靈圖》亦有是語；〈三正〉引《禮·三正記》「正朔三而改，文質再而復」，《禮緯》、《春秋元命包》皆有此句；〈絳冕〉「垂旒者，示不視邪；纁塞耳，示不聽讒」，《禮含文嘉》、《禮稽命徵》皆見此句；〈禮樂〉引《禮記》「黃帝樂曰《咸池》…」等諸王之樂名，又見於《樂動聲儀》、《樂協圖徵》。是以就《白虎通》而言，引讖之處雖約110條，就緯書而言，則為約150條。然而此數與圖讖81卷、今存無慮4000條以上相比，仍不及什一也。（以黃奭《逸書考·通緯》為準，《易緯》約880條、《詩緯》152條、禮緯254條、《樂緯》

163條、《春秋緯》約2367條、《尚書緯》約341條、《論語讖》97條、《孝經緯》540條、《河圖》約861條、《雒書》186條，共得5841條，即使計數有誤，再扣除後世增衍之讖緯佚文，亦或有4000條左右。）

(2)《白虎通》類似讖文之討論（內容方面）

1. 《白虎通·日月》引《援神契》：「月三日而成魄，三月而成時。」《藝文類聚·天部·月》、《太平御覽·天部四·月》引相同文句，皆作「《禮記》曰」，是則此條雖引讖篇，實屬西漢通義也。
2. 《白虎通·封禪》言及天子有德，則甘露降、嘉禾生、萁莢起、秬鬯出、景星見、鳳皇翔、麒麟遊……等等瑞兆，雖見於《孝經援神契》，而《尚書大傳》、文帝15年鼂錯〈對策〉、武帝初董仲舒〈對策〉、《春秋繁露·王道》、《淮南子·覽冥篇》、宣帝神爵元年、四年〈詔書〉、揚雄〈羽獵賦〉、王莽於平帝元始元年之奏言，皆有此類文句，可知祥瑞云云，實乃西漢通義，並非讖緯獨具者也。
3. 前文述及《白虎通》所引「《傳》曰、《禮說》」以讖文者5條，比覈其與西漢經解及讖文之字句，證明其確實取自西漢經解，而微異於讖文。此類文例甚多，若無《傳》曰等篇名，文句又類似讖文者，當如何判別其歸屬？則涉及學部認定之主觀矣。蓋若認可讖文源於今文學，則《白虎通》中類似西漢今文學、又見收錄於緯書輯本中之經說，應歸之於讖緯部分？抑西漢經解通義？皆將使結論產生微妙之差異。
4. 《白虎通》與讖文相關者，共約110條，除有篇名者32條外，尚有約78條未引篇名，惟若經義上有關鍵性價值而且僅見於讖文新創，別無西漢經解可印證者，實不及20條，如〈三綱六紀〉「敬諸父兄，六紀道行」，〈京師〉「祿者，錄也，上以收錄接下，下以名錄謹以事上」，〈五行〉「木之為言觸也，陽氣躍動」、「火之為言委隨也，言萬物布施」，〈姓名〉「《易》曰帝乙謂成湯，《書》曰帝乙謂六代孫」，〈天地〉「地者，易也；萬物懷任，交易變化」，〈五刑〉「宮者，女子淫…」等等。

(3)結語

1. 由各種角度討論之結果，此一議題之關鍵點，當在於光武圖讖之定位及纂成時間。吾嘗撰〈讖緯異名同實考〉，依據史料，定在光武即位平定天下以後，迄至封禪泰山之年，前後30年間。此前之方士符讖甚多，如哀帝、王莽之世

，符命造生七百次以上，文書十萬字以上，卻未見有與經義結合之載錄，更未出現解說經義之符讖；而當時盛行之政治符讖，於《白虎通》中亦全不見踪影。是以光武圖讖與西漢經義相同者，是編纂儒臣取用西漢經義，而非西漢經義藉用讖緯而成說。

2. 讖緯所以受帝王重視，並將之融入經義中，肇因殆與經學之世俗化有密切關係。國君除規範天命預兆之讖言外，又可將常人難理解之經義，偷天換日假藉「讖」為包裝，使全國學子皆得受習，一如今日習見之古文白話註解、現代詮釋。是以當時亦為求速成之學子接受；亦因其世俗化，始有樊儵、沛獻王劉輔、東平王蒼、曹褒等雜取五經、讖記以訂定禮制、作《通論》等事，此亦欲用便宜行事，以達世俗致用之目的也。錢穆〈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〉謂：「白虎會議後，章句俗學積習如故，亦未見有以摧陷而廓清之」，經學所以如故，帝王之經學世俗化用心，當難辭其咎也。
3. 然而圖讖81卷實乃雜采眾書而成，頗為時賢碩儒所不取，由此或可推知：白虎觀議論所集結之成果《白虎通》，何以與81卷相合之處不多，也甚少言及81卷所著重之占驗等相關議題。蓋此類異於西漢經解正義之雜錄，以政治考量為主，宜為碩儒所不取也，是以當時之桓譚、賈逵，稍後之王充、張衡，或斥讖書為違經之曲說，或謂其缺乏統一之思想系統。吾人亦可藉劉向雜采眾文成之《說苑》為喻，若謂《說苑》有完整之思想體系，固難令人信服。惟年代既久，百年之後，此類纂輯粗疏之讖書，又成為古籍經典，其中方術、象數、風角占驗說辭，甚且得鄭玄等大儒之尊崇，其學術地位乃益形穩固矣。
4. 今日若執信東漢之圖讖81卷寓涵漢代經學之一種統整及體現，則其中之經義通說，早已見於西漢經學，屬於今文系統。是以吾人若謂：東漢之經學，受讖緯影響頗深——實質上或即：東漢之經學承襲西漢今文經說頗深。然而由上述之討論，已知《白虎通》所述及之今文經學，與圖讖81卷之比重，無論在數量或質量上，皆有明顯差異；圖讖於東漢所影響深刻處，應屬政治考量下之學術、民俗範疇，並非正統儒家經學，更未形諸於《白虎通》之中。是則俗謂《白虎通》深受讖緯影響之說，並非東漢實情也。

四、計畫成果自評

壹、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

研究進度依照計畫綱要，先整理《白虎通》與讖緯之相關論文，並以陳立《疏證》為主，元大德本、明程榮《漢魏叢書本》，清《四庫本》、商務《叢書集成本》為輔，蒐檢類書、經籍傳注及正史注文中與《白虎通》有關之文句，以補闕陳立本之不足。由此整理出較為完備之《白虎通》原文，設計檢索程式，以利查尋及擬定《白虎通》之引書體例。再則條列《白虎通》與讖文相類之行文，並作詳細比覈，以考二者之異同。最後則分析所得資料，以作具體之結論。

貳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

由上述討論與結果之呈現，相信本計畫已達成預期之目標。

五、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

學術價值上，依據陳立《白虎通疏證》44篇、308目，仔細比覈讖緯十一種、數千條佚文，可知二者間之具體關係並不密切。再由史書所載《白虎通》之歷代流傳情況，可知是書為後世所重者，厥在經義方面，絕非其書所隱涵之讖緯思想。

六、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

《白虎通》之磁片檢索軟體、《白虎通》之引書體例、斷句問題、歷代引述《白虎通》之情況、緯書輯本誤收《白虎通》行文為讖文者，皆可一一作為基礎學術之資料發表。

七、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，作綜合評估

壹、由《白虎通》引書體例，有助於文句詁舛之勘勘。

貳、《白虎通疏證》雖已考論甚詳，惟覈以相關文獻，仍有關鍵性之字句詁舛，應作是正。

參、歷代引述《白虎通》者，以禮制、經義為主，多刪除其中讖緯之踪跡。

肆、論述《白虎通》與讖緯關係者，或以莊述祖為始，陳立《疏證》又多引讖文，是以後世乃復有書中多讖之誤解。今取原書及《疏證》「引書、引讖」比例，無論以32:574抑342:7000算計，皆差異懸殊。至若內容方面，二者之重疊性亦不及什一。是以《白虎通》「多引讖緯」一說，並不可信。

八、參考文獻

已發表論文兩篇：黃復山〈《白虎通》引讖說原舛論略〉，發表於《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》頁103-128，學生書局1999年1月出版，今已增補改寫，約4萬字。周德良：〈論漢儒災異——以董仲舒、《白虎通》為中心〉，發表於《鵝湖》293、294期，1999年11月，約3萬字。